

在生活中常常遇到这样的困事，突然受到无理抢白、嘲弄甚至侮辱，好半天反应不过来，等想到不失体面地恰当回答，事情已经过去，得意的径自自鸣，受气的只能吞声。像我这样的心胸狭窄，也便对自己的迟钝、口拙恨不已，好长时间不能释怀。为此我羡慕那些反应敏捷、伶牙俐齿的人。

有一年，我把一则用心写出的山水游记寄给一位经常联系的报刊编辑。这是位极认真负责的编辑，显然是因为版面的限制，稿子发表出来，比原稿精炼多了，原来的意思也在，只是原稿中许多我甚用心的地方没有了。也许为了说明改稿的缘故，他好意给我寄了两册他们以往用稿的作品集，供我作今后给他们写稿的范文。我认真揣摩，终觉难以企及，颇沮丧，在电话里跟另一家报刊的朋友聊起，他大约是怕我因此泄气，把原稿要去重发了一次，使我多少恢复了一点信心。

报刊有不同要求，编辑有不同喜好，这很正常，无所谓高下。正因如此，作者和编辑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多年后，在一次文学活动上我与那位改稿的编辑相遇，特地当着众多同行的面，向他解释这些年因为自知达不到他们期望的文字风格，不敢再给他们投稿，本意完全在表达对他们刊物业界影响的敬爱。不料他迅即反应：那次你写的是一篇骂人的文章，而我们从不发骂文，只好退稿。引起一片哄笑。

我一下给噎住了，张口结舌。但这只是瞬间的事，很快就清醒过来：洁癖如我，除了很多年前由于年轻气盛一时冲动，写过唯一则慨叹大名流小行径的短文，再也没有用这种口水弄脏过自己的心情。倘有微词，皆是自责，因为自知不堪，没有资格非议他人，更别说“骂人”了。这位编辑显然只是随意开了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完全不必当真。事实上，在场的人也没有谁会当真。我如果一定要说出当时的真相，一是扫了大家的兴；二是这样的较劲实在没意思；三是——这是最不应该的，就是让人尴尬。我于是默认了对方的说法，一笑置之。

如何为人处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相信大家都会同意：要给人留余地。

一个明智的人，不会凡事都一定要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揪住某种不上斤两的是非曲直不放，得理不饶人。也许做不到舍弃自己的名誉来成全别人，但可以尽可能杜绝绝对对别人的攻击。遇有可能的争执，主动退让，不斤斤计较，看透但不说透，不让人难堪。这并非明哲保身，而是一种包容。这样，即使不能和别人拉近距离，至少可以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让自己问心无愧。

与别人抢风头的样子有时候挺傻的。把对方逼到墙角，还顺带着碾压一下他的自尊心，自以为赢了，却把一种也可能非常美好的人际关系逼到绝境。话说痛快了，事做绝了，得到的只能是对方的疏远。朋友之间的相处，从来都不以对错论输赢。赢了面子，输了感情，并不合算。

英国著名雕塑家安妮什·卡普尔被问到当好一个雕塑家的秘密时，回答是鼻子离大点，眼睛离小点。理由很简单——留下修改的余地：鼻子大了，可以改小；眼睛小了，可以扩大。如果鼻子小了，眼睛大了，就没法改回去了。

这何尝不可以当作人际关系的圭臬？我相信，无论面对亲情还是友情，不事事争胜，不处处精明，那么，你给了别人多大的空间，你自己也会有相应的宽阔。偶翻旧书《菜根谭》，看到一句醒脑的话：“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食；路径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此是涉世一极安乐法。”听上去挺世故，但不无道理。

在社交场合，一个人巧舌如簧，与人相争不吃亏，自然是爽了。但有时候，心怀厚道，尽量让自己的反应慢半拍，缓冲和回避对方给自己造成的困扰，充分理解对方的自我保护，内敛而不逞强，未必就不是好事。

给别人留余地，就是给别人留自尊，也是自重。



大阪府的北面有处地方叫箕面。箕面有山，春天，山上是一片片粉白的樱花，像半山的云；秋天，山上有一层层红色的枫叶，像天上的霞。半山的云儿够不着，天上的红霞采不到。大人、小孩都喜欢一种叫“枫叶天妇罗”的箕面特产，那可是能拿在手上，吃到嘴里的。“枫叶天妇罗”是把箕面山的枫叶裹上面粉，放在油锅里炸出的酥脆食物。可箕面这个地方最能让人联想到的其实是山里的猴子。

据说从前的箕面完全是猴子王国。又据说，人们因开拓城市而向箕面山一带挺进时，猴子们可生气了，猴子军团冲下山来和人大战好多回呢。猴子袭

击人的住处和商店——那都是传说，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如今，从箕面车站门口一条散落着几间“枫叶天妇罗”店的街道走啊走，就可以走到箕面山脚下去，慢慢能听见哗哗的水声，一条瀑布从半山落下，把周围的空气都打得特别湿润和清凉。一座座红色小桥架在被绿色缠绕的山石上。三、两只猴子在瀑布的水幕下和人一起享受飞溅在身上的星星点点的水滴。也有猴子在石头、小桥上缓缓踱步，眨着眼睛，朝游人打量。箕面的猴子如今不和人开战了，它们在等，等人的食物。

### 致友人

王养浩

立夏  
听否，听否，翠鸟鸣啾枝头。遍地绿肥红瘦，荷尖且露湖洲。知否，知否，窗外海棠依旧。

松鹤公园

屈指仲夏到，万紫千红好。树蝉难寻垂柳娇，举



目惊飞鸟。小池碧水鱼跃，池边麻桥，翁媪蹒跚。

夜思

明月今夜去何处，苍穹茫茫无星烁。吴刚醉眼怨花枯，春姑蟾宫留不住。龙舟竞赛渡，香粽笑万户，泪罗江上吟屈赋。

上海人管洗澡叫涩浴。小辰光涩浴要勒屋里，要么到混堂。

屋里涩浴是夏天，下半日四点钟，拉上窗帘、关上门，勒一个大脚桶里放好水，一屁股坐勒里头，脸、身、脚一道汰一遍，揩干后洒点花露水、扑点痱子粉，算是涩过浴了。

当年上海的老虎灶随处可见。夏天老虎灶会开一种业务，就是涩浴。老板在店堂里或者店堂外挂块木牌，“清水盆汤”四个字格外醒目，再摆几只腰子脚盆，四周用大帆布遮牢。老虎灶里供应热水，下班后的劳动大工们便会轮番进入，洗掉一天的疲劳。

过了白露，天凉了，老人会关照：“白露，身不露。”人们便开始添衣，再往后就入冬了。上海的冬天特别冷，阴冷阴冷的，于是涩浴只能去混堂。

混堂是对老上海公共浴室的称谓，有上百年的历史。混堂的水一天一池子，所有浴客都在里面泡。小辰光天冷跟父亲去混堂，每月总归有次把。混堂上午打烊，中午开门，第一道水是清的，汰到后来，开始发浑，锅炉房的师傅会加点明矾，沉淀掉一部分同时还可以杀菌。因为父亲白天要上班，我们往往是夜里去，浴室里水雾腾腾，看到人影在晃动，看不清对方的面孔，讲话声会变得瓮声瓮气，待久了，气也喘不过来。令人佩服的是一些老浴客，居然能躺在池子边上闭目养神，让师傅

擦背，一擦就是个把小时。

癖混堂，是上海男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主要是睡在大堂里，每个浴客占一把躺椅，躺椅头顶有一排排挂衣服

的木杆，茶房会用丫叉头把浴客的衣服准确地挂到上面。这样既节约地方，又保证各人的衣服不至于被穿错。

从池子里出来的浴客，披一块大浴巾，躺在上面，茶房会送来茶水、递上热毛巾。无线电里放着戏曲、评弹或者滑稽，有吸烟的、有品茶的、有闭目养神的，睡在那里交关惬意。当然混堂有混堂的规矩，约定俗成的，当茶房不断地向你递热毛巾的辰光，浴客就会知趣地换好衣裳、打道回府。每当走出浴室，冷飕飕的空气扑面而来，那是最享受的一刻，真是神清气爽。

后来离开上海，涩浴竟也成了乡愁。因此，每次回上海探亲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浴室。复兴东路的西城浴室，淮海东路的逍遥池，或者大兴街的碧玉池。痛痛快快地洗去旅途的疲劳，然后干干净净地回家去。

如今的上海人早已告别儿时的大脚桶，老虎灶的腰子脚盆，还有混堂的大池子。“涩浴”成了每天的功课，“混堂”进入了每家每户的卫生间。

是的，我们确实得到了很多。那么我们是否也失去了点什么呢？

## 在箕面的山上

王晔

不过，常年在箕面山研究日本猴的学者提出警告，不可再给猴子喂食。游人首先要尽可能避免让猴子看见食物，不可让它们习惯于等候、甚至抢夺人手上的食物。不然，会有更多的猴子下山，丧失野生能力。得让野生的猴子回到山里。

可有那么只野猴进城很久，成了城市居民、电视明星，甚至有个日本女孩的叔叔给它穿上小衣服，挡住红红的光腿。桃子从叔叔手上拿钱，手脚并用、一路跑到街角饮料自动贩卖机前。机器里尽是朝日牌饮料。桃子在一只小孔里投下钱币，毛乎乎的手噼噼啪啪在机器表面一阵拍打，机器上的灯亮啦。先听见“卡嗒、卡嗒”的细碎声响，桃子循声摸到洒落的找头。再听得“咣当”一个大动静，“桃子”循声揭开塑料板，拿双手把落下的饮料瓶捧出来，拧开，咕嘟咕嘟地喝起来。

桃子能买饮料给自己

喝，还能替叔叔跑跑小腿儿。每每到那时，叔叔在桃子肩膀上挎上桃红色印着“Hello Kitty”

的小背包。桃子就明白啦，就手脚并用地跑到家门口的杂货店。它拉开背包拉链，从里头掏呀掏，掏出两张纸：一张纸币，一张购物便条。店主笑盈盈地接去，便把东西和零钱放在桃子的背包里——桃子明显地感到小包重了，不过，它背得动。桃子手脚并用地颠回家。叔叔打开桃子的包，掏出一盒淡蓝七星牌香烟，抽出根烟来给自己点上，再从包里掏出根黄色的芝麻香蕉递给桃子。

叔叔爱到处跑，他常带着桃子坐电车。有一段去山里的路，桃子跟着叔叔坐了好几趟，显然坐得透熟了，车子每每停靠在他俩的目的地，不等叔叔招呼，桃子就先跳到了车门口。叔叔决定试试桃子独自旅行的能力。这一天桃子从叔叔手上接过小小的硬硬的车票。桃子捏着票，几次想冲进剪票口，又抽回脚步。桃子观察了一会儿进出的人们，还是弄不懂怎么对付那时而打开、时而关闭、发出砰砰响声的小门。可它不能一直等下去啊。终于，它把票塞进检票口，门开了，桃子怕给门夹住，它从门底下的空档钻到了站里。这真不体面，真是丢了聪明的桃子的脸，可它顾不上这么多了，刚站稳，便撒腿远远离那吓人的时开时闭的检票口。

上了电车，桃子就不怕了，只是倍感孤独，以往都有叔叔在身边的。桃子紧挨着一个漂亮姑娘盘腿坐下，还是一脸落寞。它不知道叔叔偷偷上了隔壁车厢。电车咣咣咣当地摇啊摇，开呀开，桃子看着窗外晃过的树，晃过的河。电车开了停，停了又开，经过一个又一个车站。桃子终于看见了那个熟悉的站台。车停，门开，桃子不假思索地跳出去。在人流中，出现了叔叔的脸——这让桃子意外极了，也开心坏了。

叔叔牵着它走过一条街，走向一个他俩从前没走过的方向，走到山里。山路上，桃子看见好多猴子，只不过它们都露着光腿，脖子上也没绳子给谁牵着。它们盯着桃子，有的发出呀呀声，有的咧咧嘴。桃子看着它们，严肃起来。

又一天，桃子赖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着电视，见里头有一只和自己仿佛，却比自己更大的家伙，和桃子、和山上的猴子一样手脚并用地爬着，爬呀爬，那黑黑大大的家伙眼前现出一片无边无际的麦田，周围没有可攀援的枝头或高坡，黑大个似乎想看看远处。它抬起身子，以便高过田里长得正盛的麦子。桃子看见，这和自己相像的黑大个，在翘首远望的那个瞬间，完全和叔叔一样，直立行走了呢。桃子是最聪明的猴子——人人都这么说，打那之后，桃子特别想试试直立行走，它悄悄试了多次，可它做不到。



涩浴 (中国画) 沈雪江

看电影，大概是我们这代人儿时最大的精神享受。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在哪儿看过哪部电影。1954年，我家从大光明电影院背后的凤阳路搬到了长宁区天山新村。那时，天山新村是新建的工人新村，处于“郊野”的位置。从我家新居南窗望出去，依次是狭窄的茅台路、一幢民国建筑风格的小学，田野，再就是空四军的探照灯部队营地。晚上，部队营地会有一道道光束射向天空。我问父亲，是照亮星星吗？曾在电厂工作过的父亲说，是防止台湾派飞机来轰炸杨树浦发电厂。

那时，探照灯部队在星期日常会在营地篮球场上放映露天电影，且免费对周边居民开放。谁看到部队贴出放映消息，邻居们还会互相告知。那时，三哥常带着我前去观看。记得我6岁那年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宋景诗》，那时还不懂什么叫农民起义，只

是看热闹。以后又在那部队陆续看了《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影片。

进入天山二小后，学校有个很大的礼堂，寒暑假经常放映电影，对外出售电影票，票价仅1角钱一张。那时，新片老片都按排片表放映。记得进入小学看的第一部电影是《海魂》，被赵丹和王丹凤主演的故事所感染，赵丹在《乌鸦与麻雀》中穿着美国夹克，活灵活现地演萧老板，又使我爱上了赵丹主演的电影。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电影界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老百姓不仅能看得起电影，而且放映点除了电影院外，在中学操场，大学礼堂，甚至游泳池在冬天淡季时，盖上盖板，拉块银幕也能放映，极大满足了人民群众观赏电影的精神需求。记得《虎穴追

踪》是在离我家不远的华东纺织工学院（现在的东华大学）礼堂观看的；谢晋导演的喜剧片《大李、小李和老李》就是1962年春节期间在天山游泳池观看的。

五六十年来，上影、长影、八一电影制片厂确实也拍出了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故事性极强的优秀电影，如《永不消逝的电波》《铁道游击队》《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甲午风云》《林则徐》等等，影响和熏陶了我们这代人的思想。

遗憾的是，那时很少有国外优秀影片在影院播映，记得为了看一部美国影片《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我和几个邻居小伙伴是沿着天山路步行8站路去北新泾电影院观看的。

到了70年代，借着哥哥在电影厂工作的光，常有票去处在狭窄的宁波路上、具有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新光电影

院观摩国外优秀资料片。当时上海人都能以进入新光电影院观摩内部资料电影为荣。在上大学中文系前，我已有幸在新光电影院看过一批《金色池塘》《蝴蝶梦》《巴顿将军》《现代启示录》《红与黑》等经典电影。

1984年，开放的上海迎来了第一个英国电影周。当时，我已在职关工作，特向单位领导请了假，去文化广场排队购到了套票。那次英国电影周播放了《简·爱》《红菱艳》《鸽子号》《甘地》等大片。我惊叹，英国电影如此气派恢宏。

自从1993年上海创办首届国际电影节后，一大批国外优秀大片蜂拥进入升级改造后的上海各影院，使影迷和电影工作者目不暇接。

到了70年代，借着哥哥在电影厂工作的光，常有票去处在狭窄的宁波路上、具有巴洛克建筑风格的新光电影

院观摩国外优秀资料片。当时上海人都能以进入新光电影院观摩内部资料电影为荣。在上大学中文系前，我已有幸在新光电影院看过一批《金色池塘》《蝴蝶梦》《巴顿将军》《现代启示录》《红与黑》等经典电影。

1984年，开放的上海迎来了第一个英国电影周。当时，我已在职关工作，特向单位领导请了假，去文化广场排队购到了套票。那次英国电影周播放了《简·爱》《红菱艳》《鸽子号》《甘地》等大片。我惊叹，英国电影如此气派恢宏。

自从1993年上海创办首届国际电影节后，一大批国外优秀大片蜂拥进入升级改造后的上海各影院，使影迷和电影工作者目不暇接。

### 十日谈

在上海看电影是一种享受，请看明日专栏。 责编：杨晓晖